



我不是
德加

[美] B.A. 夏皮罗 著
B.A. Shapiro

The Art Forger

Jegars
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我不是 德加

「美」B.A.夏皮罗 著
彭玲娴 译
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(京权)图字:01-2017-3401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不是德加 / (美) B.A. 夏皮罗著; 彭玲娴译. —
北京: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, 2017.7
ISBN 978-7-5139-1470-3

I. ①我… II. ①B… ②彭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
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64748 号

©民主与建设出版社, 2017

我不是德加

WO BU SHI DE JIA

出版人 许久文
著者 [美] B. A. 夏皮罗
译者 彭玲娴
责任编辑 程旭
统筹策划 周丽华
装帧设计 鲁明静
特约编辑 朱岳
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电 话 (010) 59419778 59417747
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10号望海楼E座7层
邮 编 100142
制 作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 880mm × 1230mm 1/32
字 数 240千字
印 张 10.875
版 次 2017年12月第1版
印 次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39-1470-3
定 价 50.00元

注: 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。

嘉纳劫案二十一周年：史上最大宗艺术品失窃案悬而未破

【麻省波士顿讯】一九九〇年三月十八日清晨，两名装扮成警察的男子将伊莎贝拉·史都华·嘉纳美术馆（Isabella Stewart Gardner Museum）的两名警卫五花大绑并掩塞其嘴，从而窃走十三件艺术品，市值总计约五亿美元。

遗失的作品中，数件为无价珍宝，包括伦勃朗^①的《加利利海风暴》（*Storm on the Sea of Galilee*）、维米尔^②的《演奏会》（*The Concert*），以及德加^③的《沐浴后》（*After the Bath*）。警方侦查上千小时，而今法律追诉时效已过，五百万赏金空悬，数件艺术品依旧去向不明。

二十年来，联邦调查局侦讯了已知的艺术品窃贼，还有与黑帮、恐怖组织及天主教廷有所牵连的可疑分子，循线在美国、欧洲与亚洲各地侦查，曾锁定的嫌疑人包括警官之子、爱尔兰共和

-
- ① 伦勃朗（Rembrandt van Rijn），一六〇六—一六六九年，荷兰画家，为十七世纪欧洲最重要的画家之一，被誉为荷兰最伟大的画家。
 - ② 维米尔（Jan Vermeer），一六三二—一六七五年，十七世纪荷兰画家，与伦勃朗同属荷兰黄金时代画家，与伦勃朗、梵·高并称荷兰艺术三杰。
 - ③ 德加（Edgar Degas），一八三四—一九一七年，法国印象派画家、雕塑家。

军、黑帮分子白毛·巴尔杰^①及波士顿帮派、一名古董商、一名苏格兰场^②线人，还有纽约市一拍卖公司员工，然而迄今无人遭到逮捕。

嘉纳美术馆吁请知悉画作去向的民众与联邦调查局波士顿分局联系。

《波士顿环球报》(Boston Globe)

二〇一一年三月十七日

-
- ① 白毛·巴尔杰 (Whitey Bulger)，原名 James Joseph Bulger, Jr，因须发银白而获得“白毛”的称号。美国知名黑帮分子，曾在波士顿组织帮派，势力庞大，后长期担任联邦调查局线民，二〇一二年被捕入狱。
- ② 苏格兰场 (Scotland Yard)，伦敦警察厅总部，原址的后门位于大苏格兰场街 (Great Scotland Yard)，故名。

第一章

我倒退一步，细细端详画作。眼前共有十一幅画作，实际上我有数百幅，甚至数千幅作品，但今天我只打算让他看我的窗户系列。又或者不只这样。我掏出手机瞄了瞄，时间还够，还来得及改变主意。我抽掉《摩天大楼》，换上《人行道》。《摩天大楼》极度写实，描绘汉考克大楼玻璃帷幕上的倒影，《人行道》则是抽象画，呈现从半层楼高的三角窗望去的联邦大道景象。

我创作窗户系列有两年多了，成天带着素描本和尼康相机在城市里上下寻索，教堂的窗、映着倒影的玻璃窗、波士顿触目所及无所不在的三角凸窗、大窗、小窗、古旧的窗、残破的窗、木框窗、金属框窗、由外往内望的窗、由内往外望的窗。我尤爱隆冬午后屋内人尚未察觉天色渐暗而还没掩上的百叶窗。

我把《人行道》和《摩天大楼》比邻悬挂，这下有十二幅了，刚好一打，是个美好的整数。但这样好吗？给他看太多，怕他难以消化，看太少，又看不出我在题材与风格上的深度与广度。挑选作品真让人为难。有人来参观画室害我紧张万分。

何况他突发奇想要来参观画室究竟所为何来呢？我在艺术圈是过街老鼠，人称“头号冒牌货”，三年来受尽鄙夷，忽然之间，闻名国际的马凯艺廊负责人艾登·马凯却要大驾光临我的小阁楼。几个月前，我

上马凯艺廊参观新展览，艾登·马凯对我视而不见，如今他忽然亲切热络，对我赞誉有加，想看看我最新的作品，不惜步出他位于纽伯瑞街富丽堂皇的艺廊，屈尊就驾到索瓦区（Sowa）来欣赏我的画作。他说这叫面对“创作现场”。

我往房间另一端画架上的两幅画望了望。《出浴女子》（*Woman Leaving Her Bath*）中，一名裸女爬出浴缸，一旁衣着整齐的侍女悉心服侍，看似是十九世纪末德加的创作，但这幅是克莱尔·洛斯二十世纪初的仿制版本。另一幅尚未完成，是毕沙罗^①的《菜园和花树，蓬特瓦兹的春天》（*The Vegetable Garden with Trees in Blossom, Spring, Pontoise*），同样是洛斯的仿制版本。复制网出钱让我画这些画，然后在网络上贩卖，号称是“唯艺术史学者能辨识其真实出处”的“完美复制品”，售价高达我酬劳的十倍。这就是我最近的工作。

我转回头看看我的窗户系列，来回踱步，眯起眼，又来回踱了几步。就这样吧，不行也得行了。我铺了条破旧墨西哥毯，掩盖角落凌乱的床垫，拾起散落在画室各处的脏盘，扔进水槽，打算要清洗，想想还是算了。艾登·马凯既然想参观“现场”，就让他参观吧。但我还是装了一整碗腰果，拿出一瓶白酒——参观画室绝不可以喝红酒——和两只玻璃杯。

我晃到画室前方，向外张望哈里森大道的成排窗户。看出去的景色和我的《阁楼》一样。我在这个景观前耽搁过许多时间，表面上是在构思最新画作，实际我大半在神游、偷窥，以及拖延时间。这里位于四楼，六扇窗底部离地两英尺，一路向上延伸，距离十五英尺高的天花板也才两英尺。

这栋建筑曾经是座工厂，某个当地老居民告诉我，当年工厂生产手帕，但当地居民的话不是太可靠，这座工厂也很可能生产帽子或吊带，

① 毕沙罗（Camille Pissarro），一八三〇—一九〇三年，法国印象派画家。

或者根本不是工厂。现如今这里画室林立，其中某些画室，例如我的，也兼作居所。这并不合法，但便宜。

索瓦这词的原意是“华盛顿街之南”（South of Washington），根据媒体上天花乱坠的广告词，十年以前，波士顿北区是新兴的时髦区域，现在则转移到南端区南方的索瓦。但就我看来，这个地方连时尚的边都沾不上，所有曾经在这里逗留的人，不论待的时间或长或短，都不会对我的评论有异议。这区域的基本构成元素包括仓库、楼盘、一间知名的游民收容所，以及数座废弃的篮球场，当中零星点缀着艺廊、昂贵的餐厅，以及有保安护卫的朴实住宅。九十三号州际公路车声隆隆，噪音不绝于耳到你完全习以为常，还以为四下静谧无声。除了此地，我不知自己能于何处落脚。

窗下，艾登·马凯刚刚从东柏克莱街转弯，踏着他优雅的步伐而来。即使隔着半个街区的距离，我仍看得出他身穿量身剪裁的长裤，材质极可能是亚麻布料，上身则是价值估计达五百美元的衬衫。暮夏的午后，气温高达摄氏二十九度，这人却像是在沁凉的九月清晨刚刚走出他后湾区^①的住宅大楼。他掏出手机，往我家大楼瞥了一眼，触触屏幕。我的电话响了。

我们大楼没有电梯，走廊和楼梯也没有空调，爬到四楼时，马凯脸不红气不喘，衣衫笔挺依旧，显然他是健身房常客。打从我开门请他进来，他就一路滔滔不绝，谁也猜不到过去三年来，我和他几乎形同陌路。

“我前几天才到过这附近。”马凯自顾自絮絮叨叨，“去戴达姆街和哈里森大道，看了派特·赫西的最新作品。你认识他吧？”

我摇头。

① 后湾区（Back Bay），波士顿的高级住宅区。

“他用鹅卵石创作，很有一套。”

我用双手拉开一大扇钢制大门。

马凯跨过门槛，深吸一口气，闭上眼睛。“没有什么比画家作画的气味更美好的了。”他持续闭着眼，这和我期望中的不同。他应该观赏我的画作，一见倾心，然后帮我在马凯艺廊办个画展。真是做梦，难道我真以为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吗？但他来访的目的何在，有何盘算，我依旧摸不着头绪。

“要不要来杯酒？”我问。

他终于睁开眼睛，缓慢而和善地对我笑了笑：“你也一起喝吗？”

我忍不住也报以微笑。他不是传统定义上的美男子，五官太大，但他的举手投足，宽阔深邃的眼眸，下巴的凹痕，其中有什么东西牵动着。魅力吧，我想。魅力，以及我们共有的过往。

“那当然。”我抓起一叠被我遗忘在破旧坐垫上的画布，竖在一张比坐垫更破旧的茶几旁。三餐不继的穷画家睡在画室的床垫上以节省房租，我的处境活像自己画的那些讽刺画。然而这不是嘲弄，这是现实。

马凯动也没动，凝视我许久，然后眼光越过我的肩头，神色惆怅。我知道他想起了艾萨克，我想我该说点什么，却不知道能说什么。说我很遗憾？说我仍然难过？说我也失去了一个朋友？

我往两只果汁杯斟酒，他在沙发上坐下来。这沙发凹凸不平，而且一坐下去就会陷得太深，坐起来并不舒服，算是难为他了。我该买张新沙发，或至少买张新的二手沙发，但房东刚刚涨了我的房租，我已一贫如洗。

我在他对面的摇椅坐下，俯身向前说：“听说你把莽丝琳·冈普的个展办得非常成功。”

他啜一口酒，“是她的镕铸作品。她大有斩获，全数售出，还拿下三项委托案。了不起的女性，了不起的艺术家。大都会美术馆也想要参观她的画室。”

他说“她”大有斩获，不是“我”，甚至不是“我们”。艺术经纪人或艺廊老板大半横行霸道，目中无人，他一点也不居功，很稀奇，我喜欢。

“波士顿的展览上得了《纽约时报》的不多。”我拍起马屁来。

他承认：“确实很成功。看到你仍然关注艺术圈的事真开心，我们都没关心你的事。”

我猛然抬起头。这话什么意思？他眼神透露着同情，甚至还有一丝愧疚。

“艾萨克的《橙色裸体》上周卖掉了。”他说。

原来如此。全世界都知道，《橙色裸体》画中的模特儿是我。虽然是幅抽象画，但凌乱的红发、苍白的肌肤和棕色的眼眸无可否认是我的注册商标。当初和他分手时，要是没把那幅画扔出门外，可能今天出入后湾区豪宅的是我，而我也不用在索瓦分租工业大楼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的调调也不适合后湾区。

“别告诉我你卖了多少钱。”

“我不会这么残忍的。但卖出那幅画使我想起你，以及你受到的不平待遇。”

我极力掩饰我的诧异。过去三年来，除了少数志同道合的艺术伙伴及我妈以外，从没有人站在我的立场看这件事。我妈则从头到尾没搞清楚这一切到底怎么一回事。

“所以我决定来看看你过得好不好。”他继续说，“看我能不能帮上什么忙。”

他这么一提议，我心头猛地一震。我一跃而起，“我准备了几幅最新作品。”我挥着手比画我的画作，“一眼就看得出来，是画窗户。”

马凯一面走上前去，一面重复我的话：“窗户。”他先从远处尽览所有画作，然后跨步上前一一端详。

“是都市的窗户，波士顿的窗户。像霍珀^①那样的主题风格，面向更多。不只表现出现代公共空间的寂寥，还要探索个体自我的更多层面。看不见或是无意识间流露的内在，以及表现于外、刻意的装模作样，或浑然遗忘。疏离，倒影，折射。”

“还有光线，”他咕哝，“美好的光线。”

“也是啦，没有光线的话，就什么也看不到了。但即使有光线，也还是有很多东西没人看到。”有人来参观画室，我说起话来就像个自命不凡的艺评家。

“你的光线处理得很好，捕捉到微妙的变化，几乎像维米尔。”他指着《阁楼》说，“从最左边的窗一直到最右边的窗，这中间光线的变化令我惊艳。”他往前更凑近了一步，“每一扇窗都略有不同，却又融入整体，散发着光辉。”

我自己也很满意我对光线的处理，但维米尔可是光的大师呢，他竟把我比作维米尔……

“你用透明画法^②画了多少画？”

我迟疑着不愿吐实。这年头用古典油画技法绘画的人不多了，纵使有，其他人也不会像我这样疯狂喜欢层层上色。我耸耸肩说：“八九幅吧？”这数字比实际低很多。

“这使人联想起《演奏会》，光线落在黑白相间的瓷砖上。”他往《阁楼》更凑近一些，“光线从这栋建筑物反射在菱形的铁丝网上，几乎像爱抚。”

他退后一步，像我先前那样，仔细端详。“我喜欢你用古典技法处理现代题材，还融合抽象风格。但真正吸引我的是你这几幅写实的东

① 霍珀（Edward Hopper），一八八二—一九六七年，美国画家，擅于描绘寂寥的当代美国都会及乡村生活。

② 透明画法（glazing），古典油画技法之一，重点是透过层层的神色罩染，以制造颜色的层次与光泽。

西。”他不屑地朝《人行道》挥挥手，“你抽象画的力道比起写实风格差太多。”

“不会太‘花瓶’吗？”我问。“花瓶”是艺术圈的行话，指人们买来搭配客厅装饰品的画。马凯大笑，“差得远了！我多年来一直在大声疾呼，写实主义没有死，古典油画才是王道。”

一股暖意在我身上流动，冲上我的脸颊。已经很久没有人这样称赞我的画了。

“我还有很多。”我一面说，一面走向三层书架。这个三层架是我亲手打造的，用来收藏书和画，但现如今架上只有画，书都在地上，以不成体系的体系堆成了一堆又一堆。三层架非常凌乱，但对我而言是乱中有序。

他还没说想看其他的画，我已经开始把画从架上抽出来，并且一把拉过梯子，打算爬到最上层。我把较写实的画都放在最上层，以为没有人会对这些画感兴趣。

“这些是你复制的画吗？”马凯从房间的另一端喊我。

我回头望望。“是啊。通常已经完成的复制画都不会在我这儿，但这个星期卡车没空，德加那幅他们要星期五才来载。”

“复制网，这名字取得真好。我上个月看了《环球报》那篇文章，他们帮你做了很好的宣传。”说到这他迟疑了，“算是很好的宣传吧？”

“不是我想要的那种。”报道我擅长仿制别人的杰作，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。“我不想接受访问，但复制网希望我受访。”

“他们的业绩真有报道说的那么好？”

“可能更好。”我心不在焉地应着。我对复制网的话题压根儿没有兴趣，只专注于找出我最好的画作，但别拿太多幅出来。他喜欢光线的浓淡色度，深邃而澄透。我找了一张，但不够震撼。我又找了一张。

“这张就很花瓶了。”他指着毕沙罗那幅画。那画尚未完成，仍可看出画中一丛丛的树上开满团簇的白花。

我笑了。“给做作的人装饰用的。”

“做作的穷人。”他补充。

我腋下夹着三幅画，笨手笨脚爬下梯子。“没那么穷。那种画一幅要卖好几千美元，大一点的还要上万。可惜我只能分到其中的一点点。”

我手脚利落地把几幅较抽象的画从墙上挪开，换上刚刚挑选的几幅，然后转头看马凯，却发现他正凝视着那幅德加的仿画。

“你仿制的功夫真不是盖的！”

“还行吧。”

他的眼光一瞬也没从我的画上移开。“那是一定的！”

“德加晚期的作品没那么难模仿，不像他早期的油画，真的会把人搞死。”我努力维持礼貌，但浑身上下的细胞都恨不得一把抓住马凯，把他拖往画室的另一端。“要一层一层罩染，画了一层要等，再画一层又再等，一幅画得画上好几个月，甚至好几年。”

“复制网要你这么做吗？”

“没有，从来没有。这么画的话，一幅画要卖到几万块才划算。”我走到他身旁站定。“模仿德加是我的拿手绝活，尤其是他的油画。我修了几堂必修课后，复制网还颁发证书给我。证书有什么意义就不管啦！”我往角落里的一堆书比画了几下。“我打算写一本书，正准备提案，谈德加和同时代的画商、收藏家以及其他艺术家的关系，他们彼此影响。但我没怎么认真在写。”

马凯的眼光依旧动也不动地停在我复制的德加画作上。“看来你把时间花在这上头效益比较好。他们重视你的这项才能吗？”

“如果有人订购德加的复制画，而且指定我当画家的话，他们会给我一笔额外的奖金。”我耸耸肩，“只不过仿制别人的杰作，大概称不上是个画家吧。”

他没有反驳我的说法，我比个手势请他去看我的原创作品，他偷偷多瞧了《浴后女子》几眼，才跟上来。

我们一语不发地静静凝望我的窗户系列。我强迫自己闭紧嘴巴，让作品发声。

过了两分钟，感觉像二十分钟，马凯拍拍我的手臂说：“我们坐下吧。”

我们走向长沙发，分别在两端坐下。他喝干手中的酒，又给自己斟了一杯，也要给我斟，但我没接受。我确实想喝酒，但唯恐自己太紧张，会拿不稳杯子。

马凯清清喉咙，又啜了一口酒。“克莱尔，我刚刚获得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可以做好事造福许许多多的人，是桩美事。我希望你也认同我的做法。”他顿了顿，又说，“但你可能会觉得这像是出卖灵魂的交易。”

我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，但我听懂了“机会”两个字。“你说你是魔鬼？”

他用力摇头，“给我这个机会的那个人才是魔鬼，但我不知道他是谁。他和我之间的联系隔了好几层。”

“像但丁^①吗？”

我是开玩笑的，但他思索这问题，像个教授试图回应一个早熟的学生。“不对，这样比喻不对。比较像是棋子，但是个聪明的棋子，可以吃下皇后。不管是魔鬼还是棋子，我只是打了个比喻。”

“我不讨厌魔鬼，我是那种觉得天堂可能很无聊的人，但我从不是当棋子的料。”

这回他笑了，我看得出他笑得刻意勉强。“那就还是用魔鬼来比喻好了。”

这话题扯够久了。“好吧，”我说，“你到底要说什么？”

① 但丁(Dante)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诗人，其诗作《神曲》(La Divina Commedia)中描述地狱有九层，恶魔撒旦位于最中央。故此处提及“与魔鬼隔了好几层”使主角联想起但丁。

他眼睛直勾勾盯着我。“是不太光明磊落的事。”

我毫不逃避他的眼光。“你不是说是个做好事的机会？”

“结局是好事，但手段有点可议。”

“违法的事？”

“有些事情只是不合法，而非真的犯法。”

“那这是哪一种？”

马凯望向房间另一端的德加和毕沙罗。

这下我懂了。我唯一的反应是“噢”了一声。

他啜了一口酒，轻松瘫坐在凹凸不平的长沙发上。显然这段对话中最艰难的部分已经结束了。

我把手臂交叉在胸前。“我不敢相信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后，你居然还敢要我画假画。其他人也就算了，竟然是你！”

“复制网付你多少钱？”

“他们让我画复制画，不是假画。”

“你说你是抽成的，所以一幅画几千块吗？还是多一点？”

通常是少一点，但我点点头。

“我付你五万美元，当然材料费另计。先付三分之一，完成到我满意的程度后再三分之一，鉴定完成后，交付最后三分之一。”

“你这是为了艾萨克的事吗？”

“是我不计较艾萨克的事。”

这回答使我怔住了。我的心情明显写在脸上，他接着说：“你是最能担负这项任务的人。”

“你认识几千个画家，没人比我行？”

他再度望向房间另一端的德加。“这件事我只信得过你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我不会走漏消息？”

“走漏消息不是你的作风。”这倒是真话。曾受流言伤害的人知道何时该守口如瓶。

“那你不怕我检举你？我随时可以报警。”

“你知道其中的利弊得失之后就不会。”他说。

“那你得告诉我有什么利弊得失。”

“我对你画的评价是真心的，克莱尔。你有独特的才华，一向都有。被排挤不代表你不会画画。”他顿了顿，又说，“我也愿意在我的艺廊帮你办一场个展。”

我完全掩饰不了自己的心情，倒抽了一口气。

“再过半年或九个月，等你完成那幅画。”他说，“你来得及准备好二十幅画吗？要写实油画，运用多层次透明覆色技法。”

我别过头去，以免让他看出我有多渴望。在马凯艺廊办个展，这是几乎不可能成真的梦。

“我有信心能让采访茱丝琳·冈普的那位《纽约时报》记者来采访你。”他说。

《纽约时报》。画作售出。委托案。大都会美术馆的人来参观画室。我的心疼了起来。

“克莱尔，拜托你看着我。”我转头看他，他说，“我会保护你。我说过，我和了解内情的人隔了好几层，你和我又隔了一层。”

“那你说的做好事是什么好事？”

“你答应加入，我才能告诉你。”

“这么神秘兮兮，我不会同意的。”

马凯站起来，“你考虑考虑吧。”他拍拍我的肩膀，“我下周再和你联络。”

“你真的是魔鬼，对不对？”

“你相信世界上有魔鬼的话，那就是了。”

我当然不相信世界上有魔鬼。

第二章

马凯离去后，我翻身往长沙发倒下去，瞪着天花板上纠结盘绕的水管与通风管，想厘清这场史上最怪的画室参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马凯艺廊，我的个展。能有机会夺回我失去的一切、渴求的一切，多美好！但是画假画？当冒牌货？我避之唯恐不及。

你的仿制功夫真不是盖的！

我离开长沙发，走到窗前，向下凝望哈里森大道，远眺围着铁丝网的停车场，以及更远处的高架公路，然后端详自己墙上一字排开的窗户系列画。

你有你独特的才华，一向都有。

可恨的家伙，可恨的赞美，可恨的提议，可恨的附带条件！

我抓起背包往洁可酒吧走去。酒吧里人人认识我，不幸的是，他们知道的不仅是我的名字，同时也都知道马凯来访的事。

有些事情只是不合法，而非真的犯法。

走到酒吧前，我挺起胸膛，推开门。洁可酒吧看上去老旧，但也老旧得理直气壮，与从后湾区向南延伸而来的时髦夜店有天壤之别。这里没有蓝色马丁尼，桌子因年久而疤痕处处，整家店并不刻意追求酷炫外观。门口没有代客停车，因为顾客大半从他们小小的公寓或画室徒步前来。狭窄的窗上挂着百威啤酒的霓虹招牌，好吓退追逐时尚的潮男